

自序

兵学的范围广大无边，我这一本书虽是沧海的一粟，却是多年的积累。罗马之城非一日所能成，这二百余则的随笔亦非短时间所能完卷。何况其中有些由于一时的感触，或偶然的见闻，甚至有些问题还要经过多次的考虑。

说起我开始写这一本随笔，已远在一九四一年，即我在韶关创办世界兵学月刊之时，此后，从读书心得上，或从兵学研讨上，或从抗战见闻上，或从国防研究上，并依一些新观察与新见解，陆续写作于韶关、桂林、柳州、贵阳、重庆等地，一九四五年整理出版于重庆，初版仅有第一辑至第三辑。出版后，适值抗战胜利，迭接读者来函，谓我有先见之明，可惜我所知的太少了。当时青年军出版社为应军中需要，翻印分发，惠我厚酬。胜利还都，增添第四辑再版。来台后，最近好吃力地出版了「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」，再鼓余勇，一面汇集一些旧作（前经发表于世界兵学月刊者），另一面又顺笔写了一些新作（即最后二十五则），编为新第四辑付梓，虽说目下手边资料山积，时代亦不断提供我不少题材，但在生活上时间上却不许可我从容地一一写将出来。至于第一二三辑，曾略加修订，但仍尽量保持其历史性。这便是本书写作出版及其演变的过程。

兵学是战斗的学术，系乎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，「举国皆兵」，「文武合一」，正是立国强国的基础。所以不特军人对兵学要有高深的研究，即文人以至一般国民亦应具有基本的智识。其实在今日的情势之下，唯有人人知兵，人人能战，始能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。

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，也是兵学的世纪，八年抗战是我们的「兵学大学」，反共抗俄应是我们的「兵学研究院」，这真是我们研究兵学、学习军事的良好机会。同时在这个时候，兵术革新，应即完成，兵学著述，应愈蓬勃。

我们应从兵学上养成我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。

我们应在兵学上确立我们反共抗俄的必胜基础。

本书此次出版，渥承国防大学校长侯飞霞将军赐题封面，谨此志谢。又本书封面所用的图案系唐代二十八宿铜镜背面图。按光武兴汉，有二十八将星为助，唐太宗又有「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，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」之句，那么大家自然了解其意义了。

李 浴 日 民国四十一年九月一日序于台北